

「激發自願做」的力量

撰文：Sarah Tuberty

我總是會去。我能夠和我媽媽一起工作，與其他扶輪家庭建立友誼。我相信扶輪宗旨的意義。我的扶輪社讓我感覺到歸屬感、受歡迎、及支持。在 8 歲時，我知道我將來會成為扶輪社員。

改變生命的時刻

我 14 歲時，我母親「激發我自願」和她出席地區年會。我認識一位從

哥倫比亞來的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，瞭解她的經驗後，我整个人生都改變了。2 年後，我成為瓦卡維爾扶輪社送往義大利萊科的青少年交換學生。

我回來後，我再度被「激發自願」填補我高中的扶輪少年服務團團長的職務空缺。我擔任團長的那年進行各式各樣的計畫，成果斐然，讓該團徹底改變。

當我在波士頓大學展開職能治療的學業時，我加入波士頓大學薩吉學院扶輪青年服務團 (Sargent College Boston University Rotaract Club)，目前擔任團長。我母親是瓦卡維爾扶輪社的社長。我們分享訓練課程及出席會議的經驗，以及我們合作推動的計畫。我們決定在我們任期內設定 1,000 美元的募款目標，以支持一項進行中的計畫——為殘障及非殘障兒童興建一個多樣性的操場。它的主題是兩座殘障棒球場，一座是以舊金山的 AT&T 球場為藍本，另外一座則碰巧與波士頓的芬威球場類似。



莎拉·杜柏提（右）和她母親去年在波士頓之旅合影。

某個星期六清晨我很早醒來，就聽到我媽媽說話的聲音：「莎拉，早安，我替我們報名了一項扶輪服務計畫。你應該穿上舊衣服。我們要在阿拉莫小學的操場繪製一份地圖。快點，我們 15 分鐘後要出門。」

在我成長過程中，這類型對話發生的次數超過我記憶所及。我母親凱薩琳·杜柏提 Katheryn Tuberty 自 1998 年起成為美國加州瓦卡維爾 (Vacaville) 扶輪社的社員。有人向她建議說，她身為當地支援的安養中心的新主管，這會是瞭解社區的理想方式。她從第一場例會就迷戀上了。她愛她的扶輪社、那裡的人、整個社區。她是個熱心的行動派、鎮上的知名人物，也是個「舉足輕重者」。她也是「激發自願做」女王。

「激發自願做」是你在開口問之前就被指派擔任某個義工角色。我很小時就十分瞭解什麼叫參加服務計畫，因為我常常被叫去做義工。雖然星期六一大早被叫起床很討厭，但

兩項教訓

我分享這個故事有兩個理由。首先，我有幸身為一位活躍扶輪社員的子女。如果你有孩子，帶他們來參加計畫，無論他們可能有多不情願。我可以向你保證，我在 13 歲時也非常不情願。設法來發展新的服務團活動，或改變舊的活動來納入眷屬和朋友。我母親邀請我一起參與，刻意灌輸超我服務的價值，向我展現成為行動的人及改善世界的意義。它成為我自我認同的一部份。

第二，「激發自願做」是讓仍然在探索成人世界、發展事業的年輕專業人士參與的好方式。不要等他們自己開口。讓他們知道「我們每星期二 12 時例會，我會把你加入名單裡，到時候見！」這可能是非常有效的策略，因為它會打破隔閡與藩籬。就試試看，我知道它對許多人都有效。

作者：莎拉·杜柏提 Sarah Tuberty，美國麻州波士頓大學薩吉學院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



莎拉展示她在團長當選人訓練會中收到的背包